
阿布扎比 - 有关赋权社群和 ICANN 章程的 GAC 会议 (1)
2017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六) - 16:15 - 16:45 (格林尼治时间)
ICANN60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托马斯 (Thomas)。我们已经对此开展过一定时间的讨论，在大概两年前的[音频不清晰]会议中，讨论就开始了。在上次的约翰内斯堡会议中，我们依然面临着分歧，所以我们在我主持的那场会议上决定创建起草小组。有几个国家代表参加了这一小组的工作，在此对所有人表示感谢，同时非常高兴地宣布，经历了三场会议以及大量的电子邮件交流后，我们最终对文档达成了共识。大家现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份文档。

这份文档可以反映良好的共识，当然，它还需要完善，我们会在现在或后期的非正式场合中听取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 GAC 甚至有可能在阿布扎比会议中通过这些文档，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当然，我们将为 GAC 成员提供几天的时间通读文档并就此发表意见。对于想要发表意见或分享某些观点的同事，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份文档是精心打磨过的折中版本，是所有相关方辛勤工作的成果。尽管我们可以对文档进行完善，但我认为它已经是前进的良好基础。现在，我想请大家发表自己的一般意见，稍后我们可以逐个部分地浏览文档，以便收集某些具体意见。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在此之前，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有大约 50 名新成员，所以想请汤姆 (Tom) 为他们提供一些信息，谈谈赋权社群是什么，因为并不是每个 GAC 成员都清楚这些，有的人是第一次参加会议。谢谢。

汤姆·戴尔 (TOM DALE): 谢谢。我对这次会议的新成员深表同情，你们不仅需要处理维护独立秘书处这一明显是很棘手的问题和类似二级域名这样的特定问题，现在，你们还需要考虑通过 ICANN 章程创建的特殊结构。

GAC 采用某种程序参与赋权社群的需求可以追溯到 IANA 移交期间，ICANN 的一大核心职能是处理 IANA 相关事务，而监管工作已经由美国政府移交给 ICANN 或社群，事实上，作为这项安排的一部分，我们制定并通过了确保 ICANN 更负责任的安排，此安排也得到了 GAC 的认可。安排的一部分是被称为赋权社群的机制，由选择参与其中的社群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组成，他们可以行使章程赋予赋权社群成员的权力。

GAC 决定成为赋权社群的决策参与者，其他决策参与者还包括组成 ICANN 社群的其他主要主体，也就是负责 ICANN 名称和数字编码工作的地址支持组织、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通用名称支持组织和一般会员咨询社群。他们会参与赋权社群的决策制定工作。这是根据 ICANN 章程创建的结构，所以具有法律效力。

赋权社群是一种允许行使某些权力的机制。我们在文档中对这些权力进行重新总结时不会进行重新定义，但每次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描述，包括在著名的 ICANN 网站上也是这样。目前，章程中规定的包括 GAC 在内的社群所拥有的权力包括：驳回预算，特别是与 ICANN 以及 ICANN 的 IANA 职能有关的预算；驳回 ICANN 的运营和战略规划；驳回董事会希望通过标准章程修正；驳回与公共技术标识符相关的某些治理行动，也就是现在的 IANA 运营商工作。

批准对基本章程和 ICANN 条款的更改。罢免整个董事会；罢免是指取缔他们。任命和罢免个别董事。要求董事会审核与 IANA 职能审核相关的否决行动。发起社群请求，要求考虑或调和特定决议。最后，享有与 ICANN 有关的监督检查权或调查权。

所有这些权力必须在升级框架中行使。一开始，他们有机会提出问题 and 升级问题，然后通过咨询和讨论尝试解决问题，之后会召开社群论坛，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用，就会行使某些权力，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权力。

赋权社群管理机构最终是五大决策参与人主体，GAC 是其中之一。这一管理机构的 GAC 代表是 GAC 主席，他们将提供相应机制，以便上述流程正常进行。自从章程变更以来，他们的工作不算太多。只是批准了一项章程修改，以及同意了 ICANN 提名委员会的一些提名。根据章程规定，决策参与人需要拥有自

己的程序，而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GAC 为了就这些程序达成共识而进行的长期努力的最终成果。

以上就是我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介绍。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汤姆。在逐个部分地浏览文档并收集大家的具体意见之前，我想请已经阅读过文档的同事谈谈自己的一般意见。我看到主席托马斯 (Thomas) 想要发言，首先有请托马斯。

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 谢谢。我只是想澄清关于董事会成员提名的一件事，大家对此可能存在误解。赋权社群管理机构并没有选举或选择董事会成员的职能，它的职能只是向董事会转达 GNSO、ccNSO 或 NomCom 的选择，所以，GAC 不能通过参与赋权社群决定谁可以或不可以成为董事会成员。在这里澄清这一点。

第二点，请大家不要混淆整个赋权社群机制的权力，不要混淆 GAC 的参与以及 GAC 对于 ICANN 董事会的公共政策问题和国际国家法律问题的咨询职责。

赋权社群是一种问责机制，与 IANA 移交和移交后的 ICANN 赋权并行发展，GAC 将参与这种问责机制以及各个步骤，但这并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 GAC 作为 ICANN 董事会咨询主体的咨询角

色。有些成员并没有参与 2014 年到 2016 年的相关高强度流程，所以我想向他们说明这些问题。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托马斯。的确，对于 GAC 来说，这是一种新机制，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董事会提供意见。因为机制是全新的，所以我们迫切需要起草这些准则，让大家知道 GAC 怎样参与赋权社群。现在请大家谈谈对于文档的一般意见，之后我们将逐个部分地浏览文档。我看到欧洲委员会代表和阿根廷代表想要发言，有请欧洲委员会代表和阿根廷代表依次发言。谢谢。

欧盟委员会代表: 非常感谢。简单说一下，我支持 GAC 志愿者小组制定的这份草案文本。我认为这份文本是小组采用非常实际的方法制定的，是关于标准、原则和流程的良好基础，使 GAC 能够有效和建设性地参与到新机制中。所以我支持这份文本。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欧盟代表。很高兴文本能够得到积极的支持。接下来有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阿根廷代表： 谢谢副主席。我想感谢法国代表的出色工作，尤其是 Ghislain。他很完美地把控了整个进程，我想对此表示赞赏。同时感谢其他所有同事在小组中的建设性工作。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奥尔加 (Olga)! 我看到伊朗代表想要发言，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我们赞同前两名发言者的观点。就像 GAC 主席所说，这份文档并不是探讨 GAC 的职能变化。这是基本章程，如果有人想要更改基本章程，就需要遵循更改基本章程的流程，而可以预见的是，只有 ICANN 董事会可以进行这种更改，并需要获取相关人士和社群的意见，看看他们同不同意这种更改。很明显，我们不应触及这方面的事务。

你们所探讨的是怎样展示[音频不清晰]欣赏 GAC 所属社群行使权力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而我们不会轻易行使这种权力。我们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坦白说，部分，或者说很多其他部分社群甚至不愿意向我们提供这种权力。他们说：“维持现状就行了，他们只需要履行咨询职能。”但我们开展了讨论，也确定了使用权力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候行使这种权力，我们也很高兴你们使用这种权力制订了这份文档，让我们了解必须使用权力的领域以及怎样使用不

同的步骤进行处理。这种[音频不清晰]是章程提到过的，你们对此进行了总结，而要取得某些成果，我们必须采用这种处理方式。

还有一点是我必须一再强调的，有人提到过，关于同不同意参与的共识是 GAC 的内部事务，而不是章程要求，我们可以内部决定必须参与的领域和参与的方式等等，我们能够以个案为基础进行确定，也可以统一确定。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对你们表示感谢，并会一如既往地感谢你们，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开展某些讨论，因为我们迟早会面临这些情况。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伊朗代表。还有没有人想要对文档发表一般意见？我看到英国代表。有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 Ghislain，也非常感谢你们在协调这一重要工作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我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通读这份文档。现在，我只想提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相关性的问题。我知道我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过讨论，大家也可以看到为了反映讨论内容而对草案执行的修改。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赋权社群流程是由选区其他人针对与公共政策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制定的，在我们看来并不是政府代表就公益问题

进行的磨合，这种行动的后果就可能导致组织的不稳定，甚至让整个社群产生更广泛的连锁反应。

所以我想请大家关注原来的 2.1，也就是现在的 1.5，我们主要是把问题作为公共政策问题讨论的；我的理解是，不排除可能会有来自社群其他方的申请，而这与公共政策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就像我说的，如果升级这种申请，就可能引起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关注。这是我在现阶段想提出的问题，但就像我说的，我会在进一步思考后，在明天或其他时间提交相关意见。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马克 (Mark)。实际上，这是文档第二部分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条件的部分。有些国家想要为有限数量的政策问题对这些条件进行具体限制，而有些国家希望包含所谓的间接公共政策影响，但最终，我们在小组讨论后意识到，最好还是开放这个问题，让领导团队提出相关建议，然后让 GAC 以个案为基础分析申请的价值，让我们尽可能保持开放，因为大家知道，有些国家在某些案例中可能会看到政策影响，有些国家则不会。所以，我们认为最好是继续开放问题，让领导小组为 GAC 提出建议。

美国代表好像想要发言。有请美国代表。谢谢。

美国代表： 好的，我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因为我希望尽快开始逐个部分地浏览这份文档。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就像他们在美国所说的那样，我只是希望大家在经历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时考虑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证明可以在这种新范式下正常运作。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美国代表。有请埃及代表发言。

埃及代表： 谢谢 Ghislain，谢谢工作组。我想知道我们应该查看哪个版本。我现在好像没有正确的版本，我不知道应该查看哪个版本。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汤姆今天上午早些时候通过电子邮件向你发送了正确的文档。并不是在简报中，而是在独立的电子邮件中，是汤姆发送的。

汤姆·戴尔 (TOM DALE): 是的，没错。是的，就是那个。

埃及代表： 不，我的意思是，这是今天发送的吗？好的，不好意思，我忽略了这封邮件。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小问题，这就是我主张在每个文档上标注日期的原因，这样做很简单。我知道起草文档的同事最后可能只是忘了标注，但这也说明了清晰的文档名称有多么重要，这能帮助大家提高效率。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托马斯。好像没有人需要发言了。哦，抱歉，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如果有人想要发言，我可以把时间交给他，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谈谈马克说到的问题。尽管我赞同他的观点，但我不希望我们使用法语创建一些称为[音频不清晰]的内容，考虑到公共政策问题的定义，我们不能回避这一点。关于公共政策，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同意将所有问题放在一个框架中，这好像是大家在机场拎着的手提箱一样，合适的放进来，不合适的扔出去。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以个案为基础，我们不但需要就字母做出决策，还需要就[音频不清晰]做出决策；在关于什么是公共政策问题上，这两者都非常重要。

这不应对我们造成任何障碍，不应阻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行使我们的权力。我觉得我们的能力完全足够。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人说到过，某个问题并不是公共政策，在这里不具体

说明是什么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公共政策并不由这位同事决定，而是由我们来决定。这位同事在意见中提到过，“不不不，这对于 GAC 来说并不是公共政策，所以我们不同意。”请大家不要为自己创造某些问题。我们理解马克传达的信息，但我们必须谨慎地将这种信息放在恰当的背景下，同时不要建造一些东西来阻碍我们行使自己的权力。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伊朗代表。有请瑞士代表发言。

瑞士代表: 谢谢 Ghislain。我尽量言简意赅。我只是想就 Ghislain 和其他小组成员的工作说几句，很荣幸我能成为小组的一员，我们所制定的这份折中提案可以反映自马拉喀什会议后听到的各种不同的观点，所以，很希望这份文档能够在这次会议上通过。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瑞士代表。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次会议中通过这份文档。我想感谢对这项工作以及屏幕上的折中解决方案表示支持的所有国家代表。

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人想要发言，所以我建议现在开始浏览文档。这份文档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简介，汤姆已

经出色地介绍了什么是赋权社群以及 GAC 在赋权社群中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文档的第一部分提到 GAC 参与的一般原则。这部分实际上是关于我们希望反映在文档其他部分的原则。我们怎样看待我们在赋权社群中的程序？

小组对这一部分展开过大量讨论。有些国家想要去掉这部分，因为他们认为这部分并没有太大附加值，但最后，绝大部分代表认为有必要保留关于原则的部分，所以我们保留了三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灵活性，大家知道，赋权社群是一种全新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经过测试，所以我们需要足够灵活，在新的权力行使过程中适应这种机制。

其他两个原则是可预测性和透明性，这两个原则更多地涉及 GAC 与社群其他部分的关系。为了确保做出参与决策的方式是透明的，我们需要记录未来的决策。

大家对第一部分有什么意见吗？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如果你是指概念，我们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指措辞的话，我觉得需要进行一些完善。我们不应该说这是很大程度上没有经过测试的机制，这种表述具有负面含义。说“最新的”就足够了，不应该说“没有经过测试”。每个人都知道所有内容都没有经过测试，整个赋权社群都没有经过测试，但我

们不希望成为第一个使用这种说法人，不希望为这种机制加上负面意义。

我们可以说 GAC 注意到或者认识到赋权社群是近期得到采纳、得到认可或近期生效的，所以会……我觉得不应该说我们会适应这种机制。我们不应该这样说，不应该说 GAC 预计会或者应该会适应这种机制，这可能暗示 GAC 不愿意采纳这种机制，所以我们需要对措辞进行完善。我觉得概念没问题，只是需要采用正面方式进行说明。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伊朗代表。刚才有人告诉我，由于技术原因，我们暂时无法开展起草工作，但我会考虑你的建议。我觉得这种建议没有太大争议，所以我们会在更新文档时考虑你的编辑性建议。非常感谢。

好的，我没有看到其他想要发言的同事，所以我们看看文档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 GAC 应该参与赋权社群的条件。大家可能记得，这部分采用的是马拉喀什公报中关于 GAC 在赋权社群中的角色的措辞。事实上，马克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提到过公共政策相关性的定义，我们应该限制 GAC 参与，还是应该更加开放，让领导团队和 GAC 共同针对每个案例做出决策，了解相关价值，看看每个案例有没有公共政策影响。

如果大家对第 2.1、2.2、2.3 和 2.4 点存在意见，现在可以提出。2.2 和 2.3 之所以是黄色的，是因为这些是根据我们的上一份文档修改的，这是一名 GAC 成员的意见。

我看到——好的，有请加拿大代表和澳大利亚代表依次发言。
谢谢。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我们想感谢法国在闭会期间带领指导小组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我们相信这份文档值得更广泛的 GAC 的考虑，而共同浏览文档是一种很有帮助的做法。我们对这份文档开展过大量工作，也即将取得共识，但是，就像我在指导小组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于条件 2.2 和某些程序还存在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条件 2.2 表示，从原则上讲，GAC 打算参与升级流程。我们认为“打算”一词会假定 GAC 将始终参与升级流程，而赋权社群中的降级相关工作同样重要。

你说过，根据闭会期间的讨论，“打算”一词可能来源于 GAC 马拉喀什公报，但是，在阅读公报后，我发现公报说的是，GAC 表达了在内部决定的条件下作为决策参与者参与赋权社群机制的意愿。所以我们提议使用 GAC “重申了其意愿”来取代 GAC “打算”，这与取得共识的马拉喀什公报语言更为接近。
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加拿大代表分享的观点，我会记下你的意见。关于将“打算”更改为“重申了其意愿”，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主要是一种编辑性更改。关于升级流程的部分，我觉得说“参与升级流程”也意味着在可能的时候参与降级流程。这并不仅仅表示我们每次都会尝试升级，也表示我们会在必要时尝试降级问题。我看到澳大利亚代表想要发言。有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澳大利亚代表: 谢谢主席，也感谢参与起草工作的所有同事。我觉得加拿大代表已经说明了我想说的问题。我也想提出关于“打算”一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澳大利亚代表。有没有人反对将“打算”更改为“重申了其意愿”？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这取决于你们想要在这次会议上对多少草案达成共识。如果只是少量草案，那么没问题。如果是很多草案，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场大型会议上这么奢侈，也许我们应该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觉得可以在简介部分加入一些内容；比如第一段中以个案为基础的问题。另外，第二行中提到“适当情况下”，我觉得这部分应该移动到段落最后，而且部分内容应该更改[音频不清晰]流程并在适当情况下或必要情况下行使赋权社群的九大权力。我说过，我们需要对语言进行某些调整，但这取决于我们想在这场会议上完成多少工作。请给我们一些方向。

很抱歉，我之后可能无法参加这项工作，因为我需要处理其他 PDP 和管辖权相关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处理这项工作。提前向大家表示歉意。我和在座很多人一样，见证了文档在工作流程 1 中的发展，所以也许我们也应该对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是你们和小组需要决定想要在这次会议上接受多少编辑意见。或者，你们也许可以[音频不清晰]，感兴趣的人可以进行线下讨论。但是如果只是快速浏览文档，收集大家的一般意见，然后回头看看怎样处理，我觉得没问题。很抱歉，我们很难在这场会议中处理每个方面的问题。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伊朗代表。你是对的，我们手上现在没有文档，所以不能开展起草工作，但对于一些没有争议的细微修改，我可以记录下来，稍后尝试形成另一份文档。就像你所说的，如果大家存在很多关于添加文本的意见或建议，我们后期可以采用非正式的方式碰面。但我不打算在这次会议上开展太多起草工作。

我只是想收集大家对于每个部分的一般意见，看看大家同不同意文档中的观点。

有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尼日利亚代表：

非常感谢。希望我没有把大家往回拖。根据 2.1，“GAC 主要会在所讨论的事务具有公共政策影响时参与赋权社群。”但是这样说就暗示着如果所讨论的事务不具备公共政策影响，GAC 就不会参与。这是一点。

第二点，谁来决定哪些内容具有公共政策影响？我的理解是，大家想表明 GAC 在作出关于赋权社群的决策时，会以问题的严重性或者公共政策影响为基础，并不表示我们只会在问题具有公共政策影响时参与。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尼日利亚代表。你的问题和马克早些时候提出的问题是一致的。我说过，有些国家想要通过狭义的公共政策定义来限制参与能力。而其他国家想要更加开放，希望 GAC 能够在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公共政策影响时参与。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措辞是这两种观点的折中版本。

我的建议是不要重新开放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做只会让我们退步。但从基本上说，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音频不清晰]第 3 部

分，我们依赖领导团队的专业知识，因为对于每个将提交给赋权社群的申请，领导团队都会进行审查，提出前进方式，然后说明问题为什么具有或不具有公共政策相关性。当然，GAC 之后会就此展开讨论，但这是第三部分的内容，所以我会进入第三部分时回头看看这个问题。

下面有请托马斯。

托马斯.施耐德：

你不需要在我举手时停止说话。我愿意像其他人一样排队发言，在此明确这一点。谢谢 Ghislain，你的处理方式非常好。我们的目的是想看看大家的观点，看看你们对于文本和这种提案存不存在较大问题。根据我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经历了一些曲折和调整，所以我希望尽可能不要将这两个问题留到线下处理，然后在一场又一场的会议上不断重复。我们从迪拜会议上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了，所以至少经历了两年的时间。请大家尝试着把问题确定下来。

当我们存在不同意见时——我们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内可能都会存在不同意见，所以，我们可以采用折中方式，给所有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关于公共政策定义的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同意以个案为基础更密切地关注此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可行的，因为事情可能发生变化，今天被认为是纯技术的问题，

在后期阶段可能演变为公共政策问题，因为技术结果可能产生其他影响。

而其他现在被认为是具有极大政策影响的问题，可能演变为简单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失去这种政策性。世界在不断发展，所以我觉得小组的提案是可行的，非常感谢你们。

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向，我们可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但为它提供一些灵活性，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灵活性很有必要。我建议大家继续提出修改或修订意见，只要这些意见不会改变本质，但我们不需要在会议上完善文档，而是收集修改意见，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尝试确定文档。谢谢大家，请大家继续完成你们所开启的工作。

GHISLAIN DE SALINS: 好的，谢谢。托马斯，我正在收集意见，后期我会向大家提供更新后的文档，反映这三个编辑方面的小变更。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我也希望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次会议结束前通过这份文档。

好的，我看到美国代表和伊朗代表想要发言。

美国代表： 我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有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我同意托马斯 99.9% 的观点，剩下的 0.1% 是，有些问题可能是技术方面的，而有些是法律方面的。以下是我 0.1% 的技术问题，我们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主席，我想简单说一下，我觉得意愿和打算并没有明显区别。打算是指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一种意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于深入，因为愿意和打算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种层面过于深入。我们不是在起草联合国章程的第 7 章，并不是为了制裁或惩罚某些国家。

所以我接受托马斯的意见，我们不用过于注重细节，用大家多年来一直使用的话来说，只需要看看大家有没有较大反对意见。如果没有较大反对意见，我们就可以确定细节，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我觉得你的说法很对，关注“主要”问题或“特别”问题就行。你们可以[音频不清晰]，但最初可能存在政策问题。请不需要纠结于公共政策的定义问题，因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深入挖掘，缺口只会越来越大。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伊朗代表。你说得非常对。我的想法是看看大家能不能对大致观念达成共识，而不是在会议上开展太多草案编辑工作。非常感谢伊朗代表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看台下有人想发言。有请这位同事发言，并介绍一下你的身份。谢谢。

斯威士兰代表: 谢谢主席先生，我是 **Andreas**，来自斯威士兰。我对 2.1 存在一个小问题。关于“主要”一词，其他选区的人难道不会使用吗？如果他们不希望 GAC 参与某个事务，希望将 GAC 排除在外，那么他们可以说这个事务主要不是公共政策问题。

GHISLAIN DE SALINS: 好的，非常感谢斯威士兰代表。我之前说过，之所以使用“主要”一词，是为了为向 GAC 领导团队和 GAC 提供一定的灵活性，让他们可以决定是不是参与赋权社群流程。但是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其他 SO/AC 绝对不能以任何方式告诉 GAC 应该做什么。这是 GAC 的内部事务，是 GAC 采用的内部原则，所以在我看来，其他 SO/AC 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 GAC 参与的能力。首先有请托马斯，然后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法国代表的观点非常正确，我想补充一点，GAC、每个 SO 和 AC 都会定义自己的参与规则。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一件事，新成员也需要了解，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提到过，就是关于 GAC 的警告。

我们很久都没有使用这种权力，但这点非常重要，如果董事会触发赋权社群机制的决策主要是根据 GAC 意见做出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参与，至少不能参与赋权社群模式的决策部分。

那么问题在于，谁来决定 ICANN 董事会的决策是不是基于 GAC 意见？也许只有 ICANN 董事会自己可以决定。但大家需要记住，如果董事会的决策受到赋权社群的挑战，而这种决策基于 GAC 意见，那么这种决策就无法采用，因为我们不会参与其中，至少不会参与最终步骤。

新成员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提供意见和公共政策问题都具有很大风险，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所谓的“警告”也可能应用于我们所关注的事情。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我看到美国代表和伊朗代表想要发言。

美国代表:

在说明我的主要观点之前，我想就斯威士兰代表的问题说几句，这是我们上次成立新董事会委员会时的经验。当时一名董

事会成员告诉我们，某个问题不存在公共政策影响，但 GAC 发现这个问题具有公共政策影响，所以我们仍然参与了相关流程。这是需要注意的。

回到打算或意愿问题上。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两个词语存在很大区别。如果采用意愿而不是打算，那么我们在原则上同意这份文档。但是请大家理解，意愿是一种意愿，而打算是指“我们会做某些事”。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美国代表，“打算”和“意愿”是两种不同的级别。我们可以理解。有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虽然英语并不是我们的母语，但我们可以理解不同词语的含义。我们在联合国大家庭工作了很多年，我们有足够的的能力，我们能够理解词语的含义。非常感谢刚才的同事所提出的意见，但我仍然[音频不清晰]。

我可以举个例子，更改基本章程是政策问题吗？有人说，不，这不是政策问题。假设基本章程或者[音频不清晰]对 GAC 的结构或者第 11 章存在某些影响，他们还能说“不，这不是公共政策问题，我们可以更改”吗？假设是预算问题呢？他们决定彻底放弃对 GAC 的人员和差旅支持呢？这是不是公共政策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于深入细节。而是以案例为基础具体

分析。根据你的说法，我们更改“主要”或“特别”并不难，但事情很明显。

关于打算或意图，我们可以讨论并达成共识。但是主席，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次会议上以及任何会议上争论谁对[音频不清晰]谁错的问题。我们应该努力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与各位同事进行探讨和协商。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伊朗代表。我觉得你是对的，这场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定义英语中的不同动词，而是关注各个段落的核心观点，根据我对大家看法的理解，我们都赞同这一段的总体观点。有请荷兰代表。

荷兰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很不解，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打算和意愿，而我们所起草的是参与的条件。关于意愿或打算的争论会破坏我们正努力达成共识的条件。从这种角度来说，也许可以删除这个词语，因为这里说的是 GAC 参与升级流程的条件。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荷兰代表。我觉得这里的主要意思是，GAC 不会限制自己参与的权力。这更像是一种方法，可以确保我们的参与是开放

的，也不会因为某个权力而拒绝另一个权力，因为赋权社群可以行使九种权力。很多年以前，在这种讨论开始时，就有某些国家表示只有几种权力与 GAC 有关。所以我们想确保 GAC 可以参与大部分赋权社群权力和决策。

如果大家对这部分没有其他意见，我建议我们看看文档的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可以分为三个子部分。第一个子部分是关于升级流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第二子部分是关于权力行使问题，这是第四阶段。第三子部分是关于 GAC 发起赋权社群申请的问题，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这一部分所面临的大问题是 GAC 针对赋权社群所提出的问题制定决策的阈值。有些国家希望采用 GAC 向董事会提供意见时使用的全面共识规则，而有些国家希望采用我们在修改 GAC 运营原则时使用的大多数票原则。最终，起草小组得以在这两种观点和方法中取得平衡，对于升级流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收到其他 SO/AC 的申请，那么 GAC 领导团队将审查问题，然后向 GAC 提出前进的方式。也就是支持申请、拒绝申请或者放弃表决权。

如果不超过三个 GAC 提出异议，那么按照 GAC 领导团队提出的方法处理。

如果有超过三个国家请求开展讨论，那么我们将举行电话会议，讨论 GAC 领导团队提出的方法。

当然，大家可能知道，涉及赋权社群时，时间限制非常严格，所以 3.5 提到了时间限制的问题，我们有七天的时间可以挑战 GAC 领导团队提出的方法。

请稍微向下滚动一点，后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部分。请向下滚动。我不知道是谁在操控屏幕。好的，谢谢。

是的，往下滚动一点。好的。谢谢。

好的，我看到伊朗代表想要发言。有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可以回到关于七天的问题上吗？

GHISLAIN DE SALINS： 当然可以。

伊朗代表： 谢谢。这可能存在一定困难，我知道章程中也有七天的规定，但是困难主要体现在电子邮件上，我们有时候可能需要召开虚拟会议，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因为有些国家可能需要处理本国的其他事务，可能存在没办法使用电子邮件的情况。也许我们应该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也就是虚拟会议/电话会

议和/或电子邮件，以便大家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选择。我们应该提供两种可能性。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伊朗代表。事实上，文档中已经包含你提到的举行网络会议的问题，可以向下滚动一点，“如果超过三名 GAC 成员请求展开讨论，那么将举行电话会议或网络会议”。所以，我们不仅仅会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还会在必要的时候举行电话会议或网络会议。

伊朗代表: 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说的是之前的段落。关于电子邮件的问题，假设正好遇到某个国家的节假日、新年、宗教节日或宗教活动，那么他们可能没办法使用电子邮件，所以我们应该采用“和/或”来注明这两种可能性，这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很有必要。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伊朗代表。我看到瑞士代表或者 GAC 主席请求发言。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我想回答伊朗同事的问题。我知道你的目的，但问题是，如果不读取电子邮件，你们就不知道是不是会举行电话会议，是不是有其他安排，所以这种方式没有什么作用。如果你

们因为某些事情而连续七天没办法使用电子邮件，那么这种方式也没什么用。你们可以通知自己的同事、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国家代表通过电话联系你们，但你们的电话可能也打不通，另外，我们也没有可以使用的 GAC 手机列表。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没有必要。如果有人不确定，他们可以直接表示：“我不同意，我想召开电话会议对此进行讨论”，然后采用下面的步骤，我们召开电话会议。但是作为第一提醒，我觉得没有什么方式比电子邮件更管用。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除了维护一份手机提醒列表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替代方法，所以我们只能采用电子邮件传达信息，如果大家对此没有异议、问题或疑虑，那么我们召开电话会议。谢谢。

伊朗代表：

手机提醒是一个好方法。三年来，我参加所有虚拟会议时，都会携带一部手机，但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你争辩。问题是如果需要三个人发起请求才能召开电话会议，那么一个人也可以表示愿意召开电话会议，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因为通过电话会议，我们可以现场讨论问题、听取其他人的看法以及被说服，但我们不太可能通过电子邮件提出异议，因为电子邮件只是一系列没有终点的意见交换。我们在 CCWG 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电子邮件交流而没有形成任何结论，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加上这一点。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 我想说的是,当然你可以带着手机参加电话会议,但是如果不读取电子邮件,你就不知道会召开电话会议,这是我想说明的一点。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也感谢[音频不清晰]。电子邮件程序是从 GAC [音频不清晰]提案开始的,我们会分析提出的问题,并尝试确定是不是存在公共政策影响,这是很明显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不想让流程复杂化,如果加入电话会议这种可能性,你们就需要组织电话会议、需要确保大部分人能够参与,但如果每个人都同意 GAC 领导团队所提出的前进方式,这实际上就增加了一个不必要的漫长流程。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只有超过三名 GAC 成员请求召开电话会议时,我们才会组织电话会议。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种方式。加拿大代表想要发言。请你发言。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想说的与 3.6 和 3.7 有关,要触发电话会议,GAC 成员需要提供正式反对,我们担心这会为 GAC 参与赋权社群创建新的流程,这个流程过于繁重和复杂,并且没有建设意义。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合并这两个原则,更明确地说明,除非有三个或以上 GAC 成员请求展开讨论,否则 GAC 领导团队制定的提案将被视为采纳,如果三个或以上 GAC 成员提出请求,那么我们将组织电话会议,进一步讨论和解决问题。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加拿大代表。谢谢你的宝贵意见。根据这种意见，我们将 3.6 的“正式反对”更改为“反对”。3.7 也进行相应更改。在这一版本中，如果超过三名 GAC 成员希望召开电话会议，他们不需要提出反对，只需要表示“我们希望通过电话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之后我们将组织电话会议。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人反对，那么 GAC 领导团队的提案将不被采纳。我们会区分这两个问题，以便更加明确。

有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加拿大代表: 好的，很抱歉。谢谢你的解释。我现在明白了。很抱歉。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好的，如果大家没有其他……哦，我看到美国代表了，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关于 3.7，我之前就提出过疑虑，上次的标准好像是三个人，而现在的标准是超过三个人，所以我们需要四个反对意见才能开展讨论；我只想知道，在早期阶段，我们为什么必须制定这么高的讨论标准？根据我们最近第一次参与赋权社群的

经验，我们可以在这些时间限制下开展工作，而实际上，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但至少有两名 GAC 成员提出了疑虑，但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所以，四个人的标准非常武断，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在文档的其他地方说过，GAC 可以视需要随意修改这些程序，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在开始时采用低一点的标准，测试我们的赋权社群相关职能，然后再采用高一点的标准，也就是需要四个或更多成员提出反对，才能开展对话。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美国代表。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大概在两年前进行过这种讨论，当时，有些国家希望采用绝大多数票原则或其他阈值，比如 80% 的 GAC 表示赞同。现在的标准可能比较武断，但这是讨论的结果，也是折中解决方案。我们当然可以采用更高或更低的标准，但现在的标准是我们经过小组讨论后取得的共识。

如果你的建议是更改 3.7，只要一名 GAC 成员提出请求就可以组织电话会议，那么我们可以研究这种可能性，但具体取决于其他 GAC 成员或者起草小组的参与者的意见。

我看到你又在举手示意了，那么还是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非常感谢。我知道关于 GAC 在早期阶段参与的问题，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在早期阶段保持更大的灵活性，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尝试降级，然后找到一种前进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更方便的行动。但我觉得四个人太多了，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可以在不存在反对争议时正常运作。我不是在寻求大家的绝对共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甚至两个人都行，坦白说，四个人多我来说太多了。

GHISLAIN DE SALINS： 但你需要注意的是，在第四阶段，我们在制定决策时需要全面共识。我们是在尝试维持某种平衡，在第四阶段设置较高的阈值，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设置较低的阈值。

GAC 主席请求发言。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自己所处的阶段，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大家更加明白。假设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并表示“我们有一个问题，想在第一阶段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有这种请求，有人邀请 GAC 进行讨论，那么我们同意进入下一个阶段吗？例如，我们应该在社群论坛中讨论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如果 GAC 领导团队接下来提出建议，表示 GAC 应该同意，那么我们会对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在现阶段就需要表示同意讨论，而不是稍后阶段。如果 GAC 领导

团队表示：“好的，我们收到了一个请求，需要表示同意或反对在社群论坛上对此进行讨论”，那么 GAC 领导团队的建议可能是“我们认为应该对此进行讨论，GAC 应该同意在社群论坛上对此进行讨论”，这就意味着为了反对 GAC 领导团队提出的进行讨论的建议，我们需要一定的阈值。

而如果一名 GAC 成员说“不，我们不同意，或者我们需要通过电话会议进行讨论，看看是否同意在社群论坛上对此进行讨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阶段。需要几个人反对 GAC 领导团队同意讨论某件事的建议，才能讨论关于愿不愿意讨论的决策？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如果 GAC 领导团队最后形成结论，表示 GAC 不同意在社群论坛上讨论这件事，而之后有三名或四名成员说“好的，但我们不同意，我们需要讨论这件事，我们想要讨论这件事”，需要三名或四名成员表示不同意不讨论某件事的提议。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最后有三名成员还是四名成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早期阶段保持高效，而很明显的是，我们需要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无论是所有人中只有两个人、三个人还是四个人不同意，其他人都同意我们应该参与讨论，我们就不需要讨论应不应该参与讨论的问题。希望我表达清楚了。

大家需要考虑我们所处的阶段。在目前这一阶段，我们讨论的是请 GAC 接受我们需要讨论某件事的程序。所以可以这么说，两个人、三个人或四个人并没有太大影响。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主席。我想补充一点，提案将由 GAC 领导团队制定，这一团队已经有六个人。所以 GAC 领导团队首先会进行讨论。这段话的本意是不要过于设计流程，让大家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效率，并在需要的时候参与流程的降级阶段。

好的，接下来有请加拿大代表，然后是伊朗代表。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很抱歉，我需要重新说一下之前的问题。我注意到 3.7 中删除了“反对”一词，但 3.6 中没有删除，这是我之前说到过的。我觉得为了能够进行讨论，我们设置了一个非常正式的流程。与其提出正式反对，我们能不能简单地表示，如果三个或四个成员表示希望开展讨论或请求开展讨论，我们组织讨论？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我们删除了“正式”一词，让流程显得不那么正式，但问题是，在某个阶段，如果你们不同意 GAC 领导团队的建议，就需要表示反对。如果你们只是想对此进行讨论，那又是另一回

事，但在某个阶段，你们必须表示反对 GAC 领导团队的建议，否则我们会采用这种建议。我们所做的是让这两个问题不同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讨论，然后在电话会议结束后表示反对。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有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你们不能限制大家参与电话会议和论坛并制定决策；此外，每个人都能参与电话会议和论坛而不制定决策。

你们可以做出同意或反对的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妨碍或禁止各个国家参与讨论、聆听讨论和发表意见；在制定决策时，你们可以采用所说的这种程序。我们希望澄清这一点。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伊朗代表，你说得对。我的意思是，即使没有参与电话会议，你们仍然能够反对建议。而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电话会议。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某些国家存在问题，我们就可以进行讨论并提供说明，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大问题，并不是要反对建议，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些说明。

有请 GAC 主席发言。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世界有时候非常复杂。在现阶段，为了让问题成为社群论坛的讨论内容，你们需要通过一个阈值，让 SO 和 AC 表示同意或者不反对，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如果 GAC 表示同意或反对在社群论坛讨论某些件事，如果我们是受影响的那一方，那么就不会讨论这件事。在阶段四，我们关注的是同不同意将某件事放在社群论坛中讨论的问题。

如果我们表示不同意，其他人也表示不同意，超过一个人表示不同意，那么就不会展开任何讨论。如果我们表示同意，所有其他人都表示同意，就会展开讨论。并不是每个人都表示不同意，或者足够的 SO/AC 表示不同意才不会展开讨论。这是关于同意或反对在社群论坛中展开讨论的问题。要接受申请，这是标准最低的一步，但最后的问题是，GAC 同不同意我们就此展开讨论？

我们需要一个程序，让 GAC 批准或反对讨论某件事。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阈值，让大家反对 GAC 关于是不是讨论某件事的决策的阈值。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罗嗦，但我们并不是在讨论第四阶段和之后的问题，而是 GAC 根据领导团队的建议同意或反对在社群论坛中讨论某件事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主席。这是从这一部分到部分 B 的完美过渡，请向下滚动。因为大家知道，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所做的折中是，

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设置对于某些国家来说相对较高的阈值，但是到了第四阶段，你们需要全面共识才能行使权力。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开始尝试更改部分 A 的数字，其他国家可能会说：“这对我们来说还不够，我们对于第四阶段的全面共识也存在问题。”

请向下滚动，一直到文档的部分 B。好的。

有几个成员说过，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关于与社群讨论问题，看看能不能降级问题。如果不能，那么就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实际行使权力的阶段，因为这与流程的其他部分不同，所以起草小组同意对于这一特定阶段，我们需要 GAC 的全面共识才能行使权力。

大家可以看到 3.13，我们将通过 GAC 电子邮件清单展开讨论，GAC 成员提出的任何正式反对都将触发电话会议。如果不能通过电话会议达成共识，那么 GAC 将放弃行使权力，或者反对行使权力。

下面看看大家对于升级流程的第四阶段有没有意见。依次有请阿根廷代表和伊朗代表发言。不对，不好意思，阿根廷代表是想告诉我，伊朗代表想要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阿根廷代表的提醒。非常感谢。在 3.11 中，你加入了两个限定语。第一个限定语是“在章程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是可行

和恰当的”。是的，我同意这一点，但是适宜性和可行性，以及发送到[音频不清晰]，你们对此加入了一些限定语，所以我不想夸大情况。

如果 GAC 主席会主动告诉你们或者 GAC 成员，很好，可以同时使用面对面会议和闭会期间的在线沟通，而你们随后将这些放在一些限定语之下。我希望这不是某些事的终点，好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些，但因为这个原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在这里失去任何东西。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伊朗代表，我觉得这里想表达的是，如果存在很多时间限制，我们来不及等到面对面 GAC 会议，就可以使用闭会期间的在线沟通。这只是为了让 GAC 主席和 GAC 领导团队的工作更加灵活。这也是我将段落的这一部分放在最后的原因。

伊朗代表:

这里说的并不是 GAC 领导团队，而只是 GAC 主席，一个人就可以决定。谢谢。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GHISLAIN DE SALINS:

大家还有其他意见吗？好的，有请埃及代表。

埃及代表： 我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请原谅我的无知，我今天上午为 GAC 能力建设工作坊制订了几张幻灯片，我注意到 GAC 文档中所说的几个阶段和赋权社群网站上的有些不同，我想知道这几个阶段是我们为自己定义的，还是与网站上的其他阶段有所关联？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埃及代表。实际上，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是在 IANA 移交发生前起草的，应该是在去年的九十月间，从那时候开始，ICANN 又进行了更多完善，所以他们增加了一些阶段，但从本质上说，观念是相同的。我们的前几个阶段是关于在社群论坛上讨论问题，而最后一个阶段是关于权力行使。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深入讨论一下，但从本质上说，两者的观念是相同的，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埃及代表： 谢谢！已经记录。我觉得在未来的版本中，我们可以使用同样的数量。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还有人要发言吗？没有人举手。

那么我们看看文档的部分 C。

实际上，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考虑的是，如果其他 SO/AC 向赋权社群提交申请，GAC 应该如何应对？大家知道，GAC 是赋权社群的决策参与人，同样可以提交申请。这部分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向赋权社群提交申请，应该采用哪种决策制定流程？

我们首先决定，只有 GAC 成员或观察员可以向 GAC 提交发起申请的请求或提议，仅限于这些代表。之后，我们将采用同样的流程，让信任 GAC 领导团队的其他部分审查请求，之后，GAC 领导团队向 GAC 提交建议，表示“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趣或不错的请求，我们应该提出申请”；或者“不，我们认为不应该开展进一步行动。”

请向下滚动移一点。

我们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些国家希望采用 GAC 对其他 SO/AC 的申请作出响应时使用的相同阈值，也就是如果不超过三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就采用 GAC 领导团队的建议。而有些国家希望采用更低的阈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申请是由 GAC 发起的，所以应该采用 GAC 的常规处理方法，也就是全面共识。

这是起草小组存在强烈分歧的最后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制订了折中提案。也就是两个反对意见。如果 GAC 成员提出了两个反对意见，那么将举行电话会议，我们不再继续前进，而是在下一次 GAC 会议中进行讨论。如果反对意见少于两个，那么 GAC 领导团队所提出的行动建议得到采纳。

下面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我没有看到什么意见。好的，来自美国的朋友想要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请看看 3.19 和 3.20。我觉得在升级流程的较早阶段，阈值是必要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时间限制。这也是关于对某个主题进行讨论并尝试获取解决方案。我对于 GAC 申请的阈值确实存在更多担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将处理实质性问题。如果大家看看 GAC 申请的基础，就会知道调用赋权社群以及可能的社群权力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问题。我们到 GAC 意见和处理 GAC 申请所需要的共识非常一致。

如果我们思考某些特定的可能的情况，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申请的问题、申请的重要性、在申请中解决的问题类型，以及为什么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必要，因为我们寻求的是 ICANN 和董事会的行动。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非常感谢美国代表。

澄清一下，这只是针对第一阶段，对吧？这实际上是在第一阶段之前发生的，因为这是关于发起申请的。但即使 GAC 可以发起申请，但涉及第四阶段的权力行使时，全面共识仍然适用。所以我们没有改变之前的部分 B。这只是针对发起申请的问题。

比如，GAC 想要与董事会或社群其他方讨论某个问题，所以需要触发讨论。这是流程的较早阶段。

如果我们进入第四阶段，那么就需要采用全面共识。希望以上说明能够解答你的疑问。

关于程序的持续时间，是三个星期，问题很明显，如果申请来自其他 SO/AC，那么我们的时间限制更少，但我们的想法是，GAC 申请可能也是[音频不清晰]限制，因为关于采用预算的问题或者需要董事会做出的决策，我们希望时间更短，而不是等待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需要设置一些截止时间。从基本上说，这是我们设置三个星期的原因，这也得到小组的认可。

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非常感谢。3.19 和 3.20 有什么联系吗？3.19 没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措辞，但这一点没什么问题。这一点说的是你们需要获得支持。你们使用了比较负面的方式，但这没什么问题。但是 3.19 和 3.20 有什么关系呢？谢谢。

GHISLAIN DE SALINS:

谢谢伊朗代表。实际上，这个结构与我们之前的结构相同。我们只是设想了一个案例；比如，有些国家对前进的方式表示担忧，但还没有准备好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有两个国家表示担忧，

我们就会组织电话会议进行讨论，如果这两个国家仍然不同意建议，就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们的想法是将两个问题区分开来，让我们可以更轻松地组织电话会议。

下面有请英国代表、尼日利亚代表和美国代表依次发言。谢谢。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我只是在设想 GAC 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提交申请或者考虑是不是应该提交申请。我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增加某种先决条件，就是领导团队在审查 GAC 成员或观察员的请求时，需要考虑相应问题有没有提交给董事会。我只是考虑到我们关于解决公益问题方面的咨询角色，这与我们的使命一致。如果我对情况的理解没错的话，这是直接向社群提出问题。

我担心某些新成员会认为这种机制可以替代向董事会提供意见、与社群其他部分针对公益问题进行互动的机制，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语言，说明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问题会提交给董事会？

关于 3.19，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觉得这里的是指一个反对意见。在英语中，少于两个反对意见，就是指一个反对意见，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说一个反对意见？或者说我的理解是错的？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 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会议总结了, 因为我们已经超时 15 分钟了。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请不要忽略全局, 我们的目的是让 GAC 有机会提出问题, 并邀请其他人研究问题,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进行讨论。举个很傻的例子: 如果 ICANN 董事会在财务计划中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为 GAC 房间供暖, 所以人们会很冷, 他们可以拿出帐篷或我们当时拥有的东西, 这样我们每年就能节省 5000 美元”, 那么 GAC 可以思考需不需要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当然, 考虑到我们并没有真的出现资源紧张的情况, 我们会在采用其他所有方式之后, 再采用这个流程尝试解决问题, 所以我不担心我们会过度使用这种程序。

如果我们认为董事会忽略了我们的供暖需求, 那么 GAC 就可以通过这个程序表示“我们提出申请, 邀请其他人研究这个问题, 看看他们最终愿不愿意在社群论坛中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我对于少于两个也比较困惑, 但我觉得这里想表达的是, 如果没有人表示反对, 或者只有一个 GAC 成员表示反对, 那么可以视为接受 GAC 领导团队或 GAC 主席的提议, 然后将此作为对其他 SO 和 AC 的申请来处理。如果存在两个或更多反对意见, 而不是零个或一个, 如果两个或更多 GAC 成员对此存在问题, 那么我们会展开讨论。如果讨论没有任何帮助, 就是 3.21 的情况, 我们会展开面对面讨论。就是这样。

我们仍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如果 GAC 觉得应该与其他 SO 和 AC 讨论某个问题，就会询问他们，同不同意在社群论坛中对此进行讨论。这就是这部分的内容。这定义了我们在社群论坛的框架中向其他人提出问题的程序，前提条件是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想要讨论的问题。如果有两个人说：“好的，你们想和我们讨论你们的供暖问题，但我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所以不愿意讨论”，那么事情到此结束。以上是为了让大家具体的情况。

我们不能再继续了，必须开始总结了。我们还需要快速浏览议题六，而且我们已经超时 15 分钟，但我保证我们会找到其他时间继续讨论目前的问题。如果大家同意，那么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关于谁邀请谁讨论什么内容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在非正式场合进行大量讨论，以便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相关情况；生活有时会非常复杂，特别是涉及[音频不清晰]和 ICANN 时，但这是背后的本质。并不是特别复杂。

为了制定可行的方式，我们需要相互分离的明确步骤，同时在不同方向的关注点之间保持中间立场。如果大家同意，我们暂时停止这个问题，也许大家今天晚上可以喝一杯，然后回来继续讨论。

但我觉得讨论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我没有听到太多反对意见，我们只是需要一些调整和修改，我们的想法与 Ghislain 和他的小组非常接近。

下面给技术人员三秒钟的时间。你们可以在我讲话时打断我，我只是为了弥补可能会发生的沉默。

我们几秒钟后会开始下一个议题，所以你们可以重新开始录音。我可能已经使用了 10 或 15 秒的时间。我还会继续占用 5 到 10 秒钟的时间，说明汤姆将带领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间到了。

下面我们看看议题六。汤姆，下面的时间就交给你了。谢谢。

[听力文稿结束]